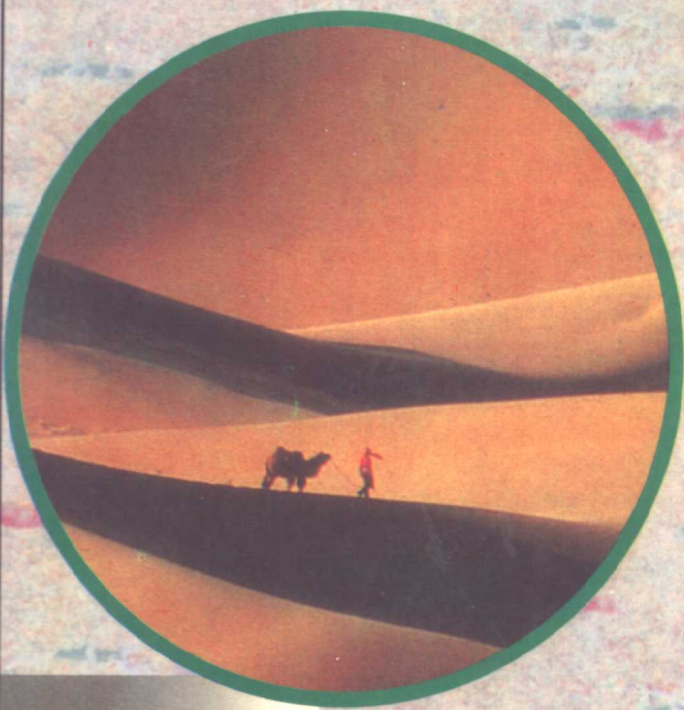


中国
当代
历届
获奖
作品
佳作
丛书



●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 女大学生宿舍

● 麦客

● 落日夏威夷

夏民利/编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短篇小说卷

中国当代历届获奖作品佳作

丛书

● 夏民利/ 编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赣) 新登字第 005 号

书 名: 中国当代历届获奖作品佳作丛书
作 者: 梁晓声 李国文等
出 版 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新魏路 5 号)
印 刷: 江西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63.83
字 数: 1328.888 千字
版 次: 199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定 价: 69.80 元 (本册定价: 17.45 元)

ISBN 7-80579-628-9/I·515

邮政编码: 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梁晓声	[1]
阿扎与哈利	樊天胜	[35]
麦 客	邵振国	[62]
落日夏威夷	何力力	[97]
安乐世界	陈源斌	[130]
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		
..... (哈萨克族) 艾克拜尔·米吉提		[155]
半面阿波罗	雷 铎	[173]
酋长笔记	孟伟哉	[183]
河边碎事	肖亦农	[196]
囚 徒	陈 村	[218]
村 宴	张石山	[232]
琥珀色的篝火	(鄂温克族) 乌热尔图	[250]
朋友, 你没说错	(回族) 马宝康	[267]
一 天	陈 村	[280]
村 魂	刘彬彬	[295]
女大学生宿舍	喻 杉	[313]
长长的巷道	徐 捷	[337]
生死之间	苏叔阳	[353]
辉煌的波马	(回族) 张承志	[369]
合 坟	李 锐	[383]

一生中的二十四秒	汤保华	[392]
南极风景线	周永年	[404]
兵车行	唐 栋	[423]
孤 独	李国文	[447]
轻轻地说	朱苏进	[461]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梁晓声

那是一片死寂的无边的大泽，积年累月浮盖着枯枝、败叶、有毒的藻类。暗褐色的凝滞的水面，呈现着虚伪的平静。水面下淤泥的深渊，沤烂了熊的骨骸、猎人的枪、垦荒队的拖拉机……它在百里之内散发着死亡的气息。人们叫它“鬼沼”。

我到北大荒后，听了许多关于“鬼沼”的传说，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的深夜，荒原在静谧的黑暗中沉睡的时候，可以看见那里有绿莹莹的忽闪的“鬼火”飘动，可以听到当年被“鬼沼”吞陷的

熊的巨吼、猎人求救的枪声和其它不幸遇难者们绝望悲惨的哀呼……还可以听到一种怪异的鸟叫声，那声音仿佛一个女人在凄凉地哭嚎着：“多可怜，多可怜……”然而谁也没有见过这种鸟什么样子。鄂伦春人把这种鸟叫作“收魂鸟”，说它们是大地之神变化的精灵，在深夜招收并抚慰那些丧命于“鬼沼”的人和动物的幽魂。“鬼火”是它们打的灯笼。

“鬼沼”象神话传说中令人恐怖的九头恶龙，霸占着它身后的万顷沃土。一马平川，只要春天播下种子，秋天便能收回千万吨粮食。然而没有人敢涉过“鬼沼”，去播下一粒种子。据说当年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大佐，对那片沃土发生了兴趣，幻想在那里创建个农场，将来做个大农场主，曾亲自率领一个勘察小队在冬季越过了“鬼沼”。他们如泥牛入海，一去未返。北大荒的老人们，有说他们被狼群吃掉了的，有说他们被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冻死了的，有说他们给养不足饿死了的，有说他们被鄂伦春部落消灭了的，也有的说他们春天回返时，连人带车陷没在沼底……鄂伦春人把那万顷沃土叫作“满盖荒原”。“满盖”是鄂伦春语魔王的意思。冬季他们偶尔也出现在那荒原上，但绝不猎杀那里任何一只动物，惧怕受到“满盖”的惩罚。

恐怖的“鬼沼”！神秘的“满盖荒原”！

我到北大荒的第三年冬季，我们连队由十几个知识青年组成了一支垦荒先遣小队，向那里进发了！

我们这个连队，由于当初选点错误，耕地有限，低洼，麦收时一碰上雨季，收割机就陷在麦地里，象一只只瘫痪的大蛤蟆，无法作业。因此，连年歉收。那一年更惨，连种子都没有收回来。团里决定解散我们这个连队。全连二百多朝夕相处的知识青年，将

被分插到各个兄弟连队去。这意味着，我们不但不能向国家贡献粮食，而且也养活不了自己了！我们刚到北大荒三年呀！许多人还要在战天斗地中大有作为呢！屯垦戍边的信念还没有动摇呢！艰苦创业的精神和热情还没有泯灭呢！

还有什么能比团里这个决定更令我们感到耻辱？！许多人听老连长羞惭地宣布了决定后，当场哭了。副指导员李晓燕，首先站起来激烈地坚决地反对接受这个耻辱的“解散令”。

她说：“连队绝不能解散！我们可去开垦‘满盖荒原’！我们离它最近，早就应该想到开垦它了！我们要把连队重新建设在那！要在‘满盖荒原’上留下第一行垦荒者的足迹！要向团里提出保证，当年开荒！当年打粮！第二年建新点！我们立军令状！”

我们听惯了甚至听厌了副指导员在任何场面说出的豪言壮语。可她说出的这番话，是怎样地激动了我们鼓舞了我们啊！我觉得那是她说出的最豪迈最有力量的话！许多人和我有同样的看法。

团里收回了已经下达的决定，接受了我们的军令状。

几天之后，我们连队的两台最新的五十四马力的拖拉机，披红戴花，拽着赶制的木爬犁，在全连人的列队送行下，驶向茫茫雪原。

希望、信赖、寄托、无言的叮嘱，从一双双默默注视着我们的眼睛里表达出来。我们每一个垦荒队员都从这些眼睛里体验到了责任感。我们每一个人都哭了。

哦！我们这些年轻人！

我们是多么珍重责任感啊！

我们是多么容易激动和被感动啊！

第一辆爬犁装载着粮食和行李。第二辆爬犁上搭着帐篷。我们十几个垦荒队员，一个紧挨一个地挤在帐篷里。我坐在扣着的破脸盆上，用膝盖夹着一本翻开的《虹南作战史》。我猜想，它是我们这一行人唯一的精神食粮。不过我并不靠它充塞头脑和思想。我两眼注视着书页上的铅字，却在回忆我所读过的《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悲惨世界》、《红与黑》……内心深处被书中人物的命运暗暗感动。

身旁坐着我妹妹，她怀里抱着一个柳条编的小笼子，笼子里关着一只小松鼠。一路上，她一句话都没有说，象个哑巴。她的脸色那么苍白，表情那么呆滞，眼神那么凄凉！我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姐，就只有这一个妹妹。我从小爱她，可是我当时可怜她又恨她，不久前她败坏了自己的名誉，令我丢尽了脸。

对面坐着副指导员李晓燕，身旁坐着铁匠王志刚。他黑，健壮魁梧，有一张线条粗犷的脸，给人一种意志坚定、力大无穷的堂堂男子汉的印象。他使人联想到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人物奥赛罗，因此获得了一个“摩尔人”的绰号。他性格孤独，为人正直，敢于主持公道，不喜欢出风头，但一言一行都在知青中具有潜在的影响力。我嫉妒他在我们知青中那种无形的任何人不能匹敌的威信。他暗暗爱着我们的副指导员李晓燕。这一点许多男知青都知道，他自己也在大宿舍里公开承认过。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在这一点上开他一句玩笑。我钦佩他公开承认爱情的勇气和惊人的坦率。从那天起，我把他看成了我的对头。因为我也暗暗地爱着我们的副指导员。他参加到我们这支垦荒队，是副指导员指名道姓点的将。这尤其使我嫉妒极了！而更加使我嫉妒的是，李晓燕此刻竟将头靠在他宽厚的肩膀上，似睡非睡地打盹！

我瞧着她，心中不禁又一次暗问自己：我为什么会爱她？她身上究竟具有什么吸引我的魅力？是因为她美么？

不错，她美。她是个上海姑娘，有一张清秀妩媚的脸，脸上的皮肤白净，五官俊俏，一双眼睛很大，很明亮。眉毛又细又长，和眼睛之间的距离略宽了些，这就使她的脸上永远呈现了一种扬眉凝睇，惊诧不已的表情，自从我第一次见到她，就再也不能不注意她。

她的身材也很优美，修长，苗条，亭亭玉立。据说她是上海芭蕾舞学校小班的尖子学员，许多部队文工团和地方文艺单位争着招收过她，她都拒绝了，却自愿报名来到北大荒。

我见过、接触过、结识过的容貌美丽的姑娘，绝不仅只她一个。我不是那么容易被姑娘们的外表美所迷惑、所倾倒、所动心的人。越是在美丽的姑娘们面前，我越会表现出一种孤傲的清高来。我的座右铭是：绝不轻率地做爱情的俘虏。那末是不是她那严肃庄重的性格引起了我的好感呢？也不。我更喜欢性格热情爽朗的姑娘，我甚至认为她那种严肃和庄重是做作的虚伪的，我曾因此而极端地轻蔑过她。她一到北大荒就立下了誓言，为了自觉考验自己扎根边疆的坚定性，三年之内不探亲。她对全连女青年提出倡议：不照镜子、不抹香脂、不穿花衣服。她的倡议得到了一致的响应，是否真诚，大可怀疑。据女青年们透露，她经常深为自己的脸那么白嫩而苦恼，夏天里，曾偷偷地跑到小河边，独自躺在僻静的河滩曝晒过，但却只能使她的脸色白里透红，而不能进一步红里透黑。因此她故意在穿着方面比所有的姑娘更男性化，以弥补“晒黑了皮肤才能炼红了心”这一“接受再教育”标准上的先天不足。她还有意干和男青年们同样劳累的话，想使自己

的体型改造得更符合“劳动者的美”。遗憾的是成效甚微，三年来虽然健壮了些，但还是那么修长、那么苗条、那么亭亭玉立，象一株挺拔的小白桦。她果真三年没有探家。第一年里她当上了排长，第二年里她入了党，第三年里她当上了我们的副指导，成了全团知识青年扎根边疆的光荣榜样。

就在第三年的夏季，团里任命她为副指导员不久后的一天傍晚，我支着自制的简易画夹在河边写生，忽然听到小河上游有人在轻轻地唱歌：

九九那个艳阳天那哎嗨哟，
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旁……

这首歌当时是列入“黄色歌曲”一类，绝对禁止唱的。是哪一个姑娘在唱呢？她也太忘情太大意了！如果让我们的副指导员听到，少不了又要开展一场“思想意识领域内的斗争”。然而她唱得多好听的呵！嗓音那么甜、那么圆润、那么婉转。我完全是出于好奇心，收起画夹，悄悄地顺着河沿朝上游寻声觅去。在一株歪脖子老柳树下，在一丛蒿草的掩蔽处，隔着小河我瞧见了唱歌的姑娘，竟是副指导员！她坐在河边一块光滑的大青石上，两只赤脚探入水中，裤筒卷在膝盖上，裸露着一段洁白的小腿。她在洗衣服，那好听的甜而圆润的歌声，就是她一边洗衣服一边唱出来的：

九九那个艳阳天那哎嗨哟，
十八岁的哥哥惦记着小英莲……

我，痴痴地隔岸望着她，完全呆住了。

她三搓两揉，一淘一漂，洗完了最后一件衣服，拧干，从大青石上站起身，踏上河岸，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走过一片鹅卵石，将衣服晾在灌木枝丫上。由于她怕卵石硌脚，因此她的脚抬得高，放得轻，步子很碎，使她小翼翼走的那几步路，很象芭蕾舞《天鹅湖》里的一段小天鹅舞。她晾好衣服，又以那样的步子走向河边，她随手在河边摘了几朵野花，闻了闻，欣赏地玩弄了一会儿，左三朵右两朵，插进鬓发里了。她蹲下身去，久久地注视着水面。她在欣赏她自己！她在欣赏她的美！她对自己欣赏了那么久才缓缓地直起身。忽然，她轻盈地跃到那块光滑平坦的大青石上，伸展双臂，优美地旋转了半圈，竟跳起节奏欢快热情而急促的墨西哥民间舞来！

画夹从我手中脱落，掉进河里，顺水漂流！画夹落水发出的轻微声响，令她倏然停止了舞蹈，警觉地朝对岸看来，发现了我，便顿时僵立在大青石上。那姿态象一头疑惑的小鹿，又象一只受惊欲飞的仙鹤。

隔着小河，她望着我，我望着她。

我们都呆愣住了。

我首先恢复了常态，跳到河里，把我的画夹抢救到手，涉着浅浅的河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趟到了对岸。这时，她插在鬓发里的几朵野花已经不见了，卷起的裤筒也放了下来。

“你，你到河边干什么来了？”她主动问我，分明想在心理上先发制人，显出非常自然的样子，竭力掩饰着窘态，竭力保持一个庄重的姑娘在小伙子面前的矜持，竭力保持一个副指导员的

尊严。然而，她却来不及扣上她那件洗白了的兵团服的衣扣，敞露出了短小而紧束的浅粉色的衬衣。那是一件鸡心领的质地很薄的衬衣。我无意地瞥见了她那雪白的颈子，雪白的一部分前胸和同样雪白而浑圆的肩膀，瞥见了她那在紧束的衬衣下高耸的双乳的优美轮廓。我迅速地移开了目光，在那一瞬间我的心怦怦跳动，脸一阵火热，我竟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可耻的罪过感，我竟觉得我亵渎了她，也亵渎了我自己。虽然我可以对天发誓，那一瞬，我心里绝没有萌发一点点邪念，哪怕是一个小伙子对于一个动人的姑娘那种可以原谅的倏忽间的本能的冲动，而这种冲动，是上帝创造的亚当对夏娃也曾萌发过的。

她敏感了！我的目光仅仅从她身上一掠而过，她就象接受了电子信号的仪器，立刻下意识地理用两只手掩上了衣襟，并且马止转过身去。当她再转过身来的时候，站在我面前的，又是我所熟悉的一位副指导员了。她连外衣的领钩都勾上了，只不过还赤着一双脚。就连这双赤脚，她也在使劲踩陷到河边的泥沙里去，用泥沙掩埋住。

她这些接连的举动，令我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

我想找一句话打破这尴尬的局面，但说出口的却是一句愚蠢之极的话：“你……太美了！”

“什么？……”她的脸红得象一朵彤云。由于我的意外出现，使她从刚才那种自我陶醉的忘情境界之中，陷入眼前这种无法掩饰的窘迫地步，我顿感内疚，也从内心深处对她可怜起来。

“我……我是说，你刚才跳的那段舞，真美极了！如果我没说错的话，那该是一段墨西哥的民间舞吧？”

“跳墨西哥舞？我？！别开玩笑，我不过是做了一套中学生

广播体操！”她伪装出一种迷惑的模样，用那么严肃那么认真的口气加以解释。

“这么说，你也要否认你刚才唱过歌啦？”

“唱歌？我刚才才是唱过歌的。这有什么必要否认呐？”她脸上的表情，在伪装的迷惑之外，又增添了伪装的坦率。

一道清河水，一座虎头山，
大寨就在那个山那边……

她又唱了两句，说：“我刚才就是唱这支歌，怎么，你听到了？……”

这时，她脸上的绯红已消失，神态也变得自然了。

我感到她简直是在把我当成一个瞎子一个聋子加以公然的愚弄！

我愠怒了，冷冷地说：“不！我听到你唱的不是这支歌！你唱的是‘十八岁的哥哥惦记着小英莲’！”

“十八岁的哥哥？什么小英莲？你别瞎说！我听都没有听到过这支歌！”她那两条又细又长的眉毛扬了起来，使她本来有一种诧异表情的脸，显出不但诧异而且惊愕的表情来。仿佛我当面说她是——一个贼！

这么富有魅力的动人的一张脸，几次虚伪的变化的表情就浮现在这张脸上。

我惊怪地凝视着这张脸，在她面前僵立了。我对她再也无话可说。她在我眼中仿佛是埃及的狮身人面怪物斯芬克司（Sphinx），斯芬克司也要比她坦白！因为斯芬克司对所有的人都

说同一句话：“猜不中我的谜，我将吃掉你！”斯芬克司也要比她知道羞耻！因为斯芬克司被俄狄浦斯猜中了谜语后，毕竟从巍峨的岩石上跳下去摔死了！

而她，竟要使一个神经正常的人相信自己大白天活见鬼！

我几乎是恶狠狠地对她说出这两个字：“虚伪！”

我猛转身，怀着对她似乎永远也无法消除的鄙视，悻悻地大步走了。

“等等！”她叫住了我。

我站下，并没有转过身，但却想象得出她是怎样慌张急促地追到我身后，也感觉到了她那惴惴不安的呼吸。

“你，你要汇报给连里知道么？……”她呐呐的语调中，带着难于明言的苦苦哀求。

我心软了，背对着她，摇摇头，我走出很远，情不自禁地回头望了一下，她，她仍站在小河边，象一尊石雕，一动也不动……

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件事。

我还不至于那么卑劣！

从那以后，过每一次团组织生活，当她海人不倦对我们进行种种思想意识方面的教育时，一接触我的目光，语调和神态就不自然起来……

这倒使我觉得有些对不住她了。

不久，我收到了母亲病重的电报。连里没有批假，理由很简单——正值夏收季节，我是康拜因手。其实我知道，主要的原因是，连长不相信这封电报的真实性。某些想父亲想得厉害的知识青年或者他们的父母，曾用父母病重、病危，甚至病故之类的电报，使我们的连长上了好几次当。连长是个典型的经验主义者，

对这样的人，解释和哀求都是没有用的，效果只能适得其反。但我却不能对这封电报无动于衷。我父亲去世得早，母亲是街道小五七厂的工人。她在困苦的生活中把我和妹妹拉扯大是多么不容易？谁也不能比我更体谅她为我们兄妹操碎了的那颗心。如今我和妹妹都来到了北大荒，将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地撇在了家里。她是个刚强的女人，无论多么想念我和妹妹，她都不会采取欺骗手段的……

我必须立刻回到母亲身边！

我在当天就悄悄地离开了连队……

呵！我的母亲！这一辈子受尽了生活的辛酸磨难的女人！她太刚强太爱她的孩子！她明明已经病得奄奄一息，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了，却只给她的儿子拍了一封“病重”的电报，她怕“病危”这样严峻的字眼会惊吓她的孩子。

母亲在人世的最后五天，我给予了她老人家一个儿子所能给予的最大限度的爱和孝心，也代替我的妹妹，报答她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抚养成人的恩情。

五天，短短的五天啊！无论我在这五天内给予她老人家多少爱多少孝心，那也只能仅仅算是一个儿子对母亲的象征性的报答啊！而这种报答却成了永恒的抵消！

母亲死前给我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照顾好你妹妹！她就是你一个亲人了！”

我带着一颗悲哀得麻木的心回到了连队。

当天，团支部按照连长的指示，讨论给我这个“逃跑主义者”以什么样的处分。事先有人向我透露，要拿我当典型，杀鸡给猴看；处分早已确定——开除团籍。讨论不过是走个组织形式而

已。

而我，却根本对任何处分都无所谓了。

副指导员主持讨论。我想，她这下子该称心如意了！可以堂而皇之地对我实行报复了。我准备一言不发地听她大发一通议论，一言不发地接受她对我的批判。

她让我先谈谈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

我，谁都不看，只漠然地喃喃说了一句：“我母亲……死了……三天前……”说完这句话，便低下头，用双手捂住了脸。我凭感觉肯定，所有人的目光都一下子投注到了我身上。

一刹那间，似乎每一个在场的人都停止了呼吸，静得令人窒息，好象空气都凝固了！许久许久，我听到副指导员用极其低微的刚刚能使人听到的声音说了两个字：“散会……”

她第一个起身离开了。

当我迈动机械的步子经过连部时，听到里面传出了副指导员和连长激烈的争吵声，她对连长的“指示”从来是奉若神明的。我不禁停下了脚步。

“我是一连之长，难道没有处分一个战士的权利？！”是连长恼怒的四川口音。

“我是团支部书记，如何处分一个犯了错误的团员，这是团组织的权利！”副指导员的聲音也那么激动。

“你这样做，是袒护一个逃兵！”

“逃兵？他是从战场上逃跑的吗？他逃到黑龙江对岸去了吗？你知道吗？！他母亲已经死了！他在母亲死后第三天就回到了连队！……”

“哦！死了？……”